

卷之四

體仁守正弘道法師金君碑

代黃侍講

吳之長洲有爲老子之學者曰金君諱善信字實之家故儒也曾大父曰瑒大父曰睢父曰煥漳州路龍溪縣尹母沈氏顧氏龍谿之墓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實爲之銘君幼凝靜少長好虛無之說欲辭父母而去而求師父母不可授以家事而羈縻之君應酬少間輒取老子書反覆玩味久而曰老子之教初不必毀形絕世若今人之爲也吾黨如蓮花生汙穢外接世緣內無

所構闕何必去父母哉既止不行且納婦有子矣乃曰父母留我者我無不盡其責古之至人雖不必草衣而木食巖棲而穴處然學必有師我將從有道者就正焉時玄妙觀有張雷師生不識錢數能以符篆捕逐鬼神君甚敬之由是冠其冠而爲之執弟子禮已而聞莫先生洞一者嗜酒醉輒詬罵人雖王公不避時時呼雲役雷狎褻如兒戲然君知其有道者則延致而尊事之有所折辱未嘗爲之動色或毀其所甚愛

之物亦不以爲意先生知君信之薦悉授以不傳之秘他弟子不得者君盡得之遂建仁壽觀於城東北隅日與其徒研覆妙旨凡旁門小道力排斥不少置其言以爲心神至虛無所汨沒氣定光出諸陰銷盡諸陽自集蓋有形者陰無形者陽陽益勝陰氣益調精我得清淨去道無難矣知之不親見之不明枯槁於山林何益乎蓋其造道之本末可見者如此君初爲子弟時無私蓄旣壯能使貲倍其舊鄉里有糾紛不可

解輒爲揣摩洞見底裏類使之以自退不爭取
勝遇時之名流必加敬禮有不給則周之未嘗
務遺世獨立以爲高而其襟度特爲冲曠闢一
室植桂樹若干本於其前題曰桂軒列一二古
圖畫徜徉其中飄飄焉神仙人也故賢士大夫
多樂與之遊君年雖高而視聽步履如強壯一
日呼左右謂曰吾死矣遂奄然而逝非真有所
得惡能處生死之際若是哉君生於宋咸淳九
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今至順二年二月一日

年五十有九以其年三月某日奉道蛻葬武丘
鄉半塘之原君所自營也君妻溫氏事舅姑克
盡婦道教育其子若女克盡母道人莫不稱之
子三人大亨大振大謙惟大謙爲溫氏出女四
人孫男女合若干人葬後十七年大謙始以建
安陳方之狀來徵銘昔老子嘗爲周柱下史周
之舊典禮經無不知之非棄絕人倫者也至其
以無爲清淨爲教漢人用之而天下以治豈無
益之學哉老子遠矣今道家者流所宗漢天師

張氏既舉賢良方正節言極諫其子若孫或徵
爲黃門侍郎或辟爲丞相椽祚胤相承逮今千
餘歲不絕有能遵其軌范無廢人間事而有以
究夫道之所存不亦善學老子者乎是可銘也
已始君受知嗣天師留國公起爲廣德路道錄
仍提點仁壽觀界之號曰體仁守正弘道法師
且以聞于朝再下璽書爲之加護予既備著君
之道至於出處之大槩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老子有云修之於家其德有餘歷世既久襲訛

踵僞寢迷厥初歸潔其身長往不返木石與居
有美一人清風峻標列仙之儒養生有道不斷
外緣神明內腴謂人一心無撓無雜漠然冲虛
滌除玄覽抱一不二方與道俱惟是所存久而
愈晰百世不渝有崇斯丘表以石章過者式諸
元故朝列大夫同知婺州路總管府事致

仕趙侯神道碑銘

有序

嗚呼濂尚忍銘我趙侯也邪初侯未亡時嘗謂
濂曰生平交友雖多唯待制柳公侍講黃公相

知爲深二公旣已卽世吾子其高弟子也宜有以知我我死子必銘之濂辭不敢當言未幾侯以執節不回遇害而至于死死後三月其子友直復衰經踵門拜且泣曰先子將終時無他言以必得先生銘爲請先生若重辭先子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濂聞之與之對哭失聲嗚呼濂尚忍銘我趙侯也耶雖然侯不以濂爲不肖每以忘年交視之至其沒也復使執筆以從二公之後其知濂厚矣縱不能文可不具列羣行以

白侯於不朽耶謹按狀侯名良勝後更名大訥字敬叔姓趙氏先世有屬籍于宋其諱元儼者實熙陵之第八子封周王諡曰恭肅恭肅生允良封定王定王生宗絳贈太師安康郡王諡曰孝榮孝榮生仲鑛奉國軍節度使封南陽侯南陽生士翮贈武節大夫南渡初自開封遷家睦州武節生不玷武義郎因添差監婺州浦江縣稅務徙居浦江爲浦江人武義生善近訓武郎訓武生汝遷從義郎從義生崇棟會稽縣尉縣

尉生必班累贈奉訓大夫慶元路昌國州知州
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則侯之父也侯少闔敏
通蒙古字學遂以譯曹椽起家補泉州錄事泉
爲寶貨之府大商巨室犬牙而居侯不少徇大
盜弄兵寧都焚城殺守吏勢甚張州之無賴男
子帥衆應之遂謀來攻城侯令沿河作大柵以
遏其衝簡強丁數百乘城侯騎白馬奮呼後先
士氣百倍寇度不可攻而退中書遣使者造海
舟十五艘期五十日成官降不與材民相

顧大驚畏使者不敢發一辭侯獨列民貧困狀
請益之民爲侯生立祠賈胡及惡少年挾帥臣
之威肆行市區與文學椽分爭搥之出血侯縛
使赴獄轉興化錄事官賦多隱弊歲勒受役者
代輸侯搜舊官書驗之則鄰縣民產也民服罪
大姓數十家倚權貴人久不科繇侯役之無
所遺屢以重勢撼侯侯不爲動浮屠鏡空爭長
鏡擊死瘖兒誣之兒忽甦空執送官官受賂出
鏡罪部使者以其牒下侯鏡獄遂成越一年攝

莆田縣事縣僧慧與子華競令人殺嬰孩中子華吏入子華死侯廉得實白其寃亭民以兵器私鬪訴官互以計相傾三年不決侯憫其毀家各傳以輕法拜舞而去改漳州路龍溪縣尹俗尚鬼壘石作祠以奉紫衣神黠民將爲奸利必殺犬來祭侯投神江中移其石以脩孔子廟庭畚丁洞獠雜居縣境上官稍侵之輒稱兵暴掠至煩大軍終年屯不解侯調御有道不敢爲變富民蘇甲怙勢殺人行賕郡守沒其罪侯抱案

詣府歷斥其奸守盛怒陷侯以重罪上官察非實侯獲免稅冊多虛額應役之家咸破侯於實稅中十加一而均輸之桑門清真共闢清不勝遂搗死人陷真連坐者餘百侯獨正清以法餘皆釋之侯秩滿歸爭遮道持金爲謝侯却去弗受民爲樹碑柳營江上好胥利興作常藉爲媒徧侵閭右民侯曰吾不久當更毋遺患後人也凡官解悉新之興大役而民不知咸以爲神或出遠郊父老携子弟聚觀各舉手加額曰吾父

母也其爲人愛慕如此調泉州路永春縣尹僅四月以昌國憂去官未終喪改福州路侯官縣尹不赴俄遷溫州路永嘉縣尹轉運司以鹽壅不行計民口賦之吏遂並緣爲病侯令富人買而售於民民安而課登旁州縣則訴于府請如侯法瑞安何良僞爲官書指平民私販鹽司逮捕急民自殺者三人事下侯治徙良于汀州巡邏小兵如良爲者甚衆侯復痛懲乃已州城枕大江水暴岸善崩侯出新意並江數千尺列植

大木先襲其弊者黃冠師建三靈廟以侵學地浮屠據東湖書院田二百三十畝而羸先生皆爲復之葺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焉凡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爲也豐城學徒挾姦以持校官短長時主教者又不知以職自振每用計相傾先生各坐以其罪聞者心服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家省憲二府檄先生讞其獄先生爲鈞擿隱伏所平反者甚多

滿秩而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先廬數間僅蔽風雨而饘粥或不繼先生處之裕如也先生雖居巖壑海內仰之猶如魯泰山作鎮海隅莫不以其出處爲斯文隆替之候風紀行部必過門承問而去至正元年辛巳先生七十二朝廷更化徵用老成臺閣近臣有以先生名聞於上者於是有旨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起先生於家先生卽冠帶見使者退謂人曰吾今幸親禁近得陳堯舜之道以贊太平之治

死不恨矣會貢舉法復行江浙行中書主文衡二年壬午夏五月至官僅七閱月竟以一病不起實冬十一月九日而先生年七十三矣省臺樞府而下皆來歸賻館閣之士至於灑泣集賢大學士吳公直方國子博士吳公師道與經筵檢討危公素共經紀喪事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在成均爲同僚友至是哭之尤哀冢孫頴奉靈輜南還諸公相與陳奠都門見者皆咨嗟隕涕三年癸未冬十二月二十二日與夫人盛氏

合葬通化鄉荆山之阡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先
十二年卒子男三卣同回孫男三秬穆秬天
女一所著書有文集若干卷金石竹帛遺文若
干卷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藏于家先生
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卽之如入春風
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瞻
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本乎天性季弟
實出爲人後遇之有恩不翅在家者生平以獎
進人材爲已任諄諄勸誘至者不倦人有一善

播之唯恐

馬侯曰吾不能

馬遂遇害幸不死創甚至七月丁巳竟歿越三
日庚申葬于縣東五里之岡士大夫莫不爲之
出涕帥闔具侯死節請褒贈於朝文雖上不報
侯享年八十有一母黃氏縣之士族累封浦江
縣君娶同邑張氏生男子六人友誠友進友淳
友恭友年友諒友誠早卒友淳福建行省宣使
女二人永嘉縣尉龍泉季某之子某瑞安唐彥
驥其婿也次娶永嘉許氏忠簡公景衡七世諸

孫女累封浦江縣君生男子一人友仁少房武
林周氏生男子二人友保早卒友聞去家爲道
士河西張氏生男子三人友直友端友毅皆業
儒友端早卒侍姬李氏生女一人適朝列大夫
建德路同知總管府事吳薰之子桷桷能文辭
孫男六人季祐季寶季真季道季寧季能季明
孫女六人皆未行曾孫男一人道貞侯局度精
明濟之以廉剛所至以鋤強梗聞吏卒畏威無
敢出鄉元豪宿猾或相告引去至於興學校治

水利之事尤加之意學田奪於民間者必復之
坡湖或不築躬視其成雖大暑寒不避侯生平
不識請謁義所當爲雖尊官顯人勢相統屬者
有不暇遜常自誦曰我有命在天不以柔媚而
得不以剛直而失男子之膝可易屈耶君子躓
其言侯年旣耄賓客故人多勉侯爲子孫計何
爲久自苦侯笑曰吾在泉時寶貨俯地可拾尚
弗顧今肯爾邪嗚呼何其賢也士君子能建治
功于隆平之日而或不能保大節于危難之時

蓋爲政以及物者易而殺身以成仁者難侯自
歷官縣州以循良之吏著名及至見危授命又
如嚴霜烈日可畏可仰不賢而能之乎侯之家
食尚若此使當大藩之寄其不能爲城郭封疆
死守乎執德弗回至死不變在古者猶鮮能之
况今人乎賈子所謂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
者非侯其誰也是宜銘銘曰

天地正氣隨時降升明爲日月流爲風霆我人
得知挺然自生直養無害與我道并在子死孝

在婦死貞在臣死忠弗撓弗傾苟無是焉燄然
不寧言言趙侯萬人之英歷任州邑以治劇稱
大輒錯節不與办爭和而春陽肅而秋刑讐伏
暴强撫綏 吏有師傅民有父兄迨于懸車
方洋里閔崇論竑議有轟其聽鎮譁遏浮方藉
老成太白吐芒遭時捨攘侯誓弗屈竟死子兵
忠精耿耿上摩日星非氣之正其何以能五星
之崗有山若城巨碑巍巍太史勒銘高風凜然
百世可徵

趙詵仲墓志銘

枯趙君諱友桂字詵仲一字國芳漢恭憲王元
佐十二世孫也曾祖曰崇煇祖曰必垵國子進
士父曰良贇集慶路錄事司典史君少有志載
籍中鈎索義訓如廷尉持法不激不阿務得其
平雖經諸講師詮足一有釁罅必讞而鬯之弗
鬯弗止也其於天官律歷聲音制度之學尤能
窮其會通蓋君于古書無所不究援據精博君
子多其徵間發爲辭章珠潔玉溫絕無鴟盤駘

拔之病中山李桓先生自號文章家極慎推與
數稱君奧雅不羣君亦視學愈于人恒不可一
世客袖文來見讀一二語弗與輒覆手掩几上
視雲漢作他語獨善臨海舒卓卓至夜談屢及
旦或怒詈如鬪勢或大號墮憤在地唯恐卓去
亟故挽遊仙都山遲之沿道行言猶刺刺逢舊
館人揖有目不見飯至且辨且食入咽不計寡
多斥去人皆指笑之謂病狂易云君負氣高意
功名可以引手致屢試藝屢黜
剝且益之

志不少變每拊髀喟曰文未至爾文未至爾文
至祿烏能逃我未幾隨父宦金陵歲丙申金陵
大亂幸萬死得存驚警內傷六月十五日患暴
下醫不能方越三日卒壽甫三十三未娶無爲
主後者所著書有夏小正解詩書易諸錄辨南
泉彙兵後多亡其兄友松深哀之蒐羅成書且
收君骨還指以某年月日葬南明山之西抱書
詣予哭丐銘其墓予發書讀之亦泣下嗚呼自
師廢民散士安於寡陋獵取凡近以斧藻厥躬

妄相標榜謂彼爲毛鄭此爲韓張疑然若可名
世及叩其傳記所存雖古人常通習者嚶嚶不
能道一語惟瞪目視左右若土偶人是果何爲
者邪如君者殆可哀已銘曰

不昭其熹不融其奇不洩其施遽淪于隳我懷
伊人中心孔悲南明之西有氣吐霓化爲龍文
上貫少微後千萬年於赫弗虧

蔣處士墓碣銘

發之東陽有處士曰蔣君者君子人也性純謹

無僞自守甚篤遇人恒躬躬然若畏之者或有
紛糾出片言諭之雖愚夫則又翕然服簞食豆
羹不繼室廬不足蔽風雨君安之唯拯患扶難
則竭志慮不遺餘力弟仁出後仲父復來求分
田君予之不吝君疾勞問者無虛日及死莫不
哀傷焉君諱崇字伯尚其先自毗陵遷東陽曾
大父伯大父忠父元母陳氏娶天台奚駉子男
四長偉器次安仁次文懿次浮祚文懿蚤卒女
二婿曰張壽一未行亦蚤卒孫男三長公輔次

公告次公憲孫女三皆幼君壽六十三卒於元
統甲戌正月初八日以至正癸未十月初一日
葬於清泉里崑崙山之麓葬後十一年偉器具
郡行謁濂爲銘濂雖不識君幸辱與偉器交偉
器知尚正學非義所在誘以百金不爲動觀偉
器之行足以知君矣銘何敢辭銘曰
君之行一何良也有子爲儒知家教之有方也
刻文墓門庶千載而彌章也

詩塚銘

有序

宋景濂才刻集
番有奇男子曰魯脩學詩李存先生先生以文
雄江東獨才脩脩有詩朋十人皆緣情善賦番
數經兵燹脩懼其詩失傳埏埴爲甕刻瘞芝山
中瘞已請太史宋濂勒銘其上銘曰
河清嶽明效坤之靈何蕤綏兮鳥文龍章于粲
其英叶昌厥辭兮冥智斂真返諸至神薶黃壚
兮洩爲醴泉三秀牛眠合貞符兮番山可夷番
川可移道如初兮

塔銘

妙果禪師塔銘

至正初余得邵菴虞公所著妙果禪師語錄序
而讀之其稱師之道有云江河朔南一碧萬頃
有大尊宿譬若摩尼之珠高懸虛空日月星辰
山河草木悉現其中人天鬼神蠢動之衆一一
內向皆自以爲得所攝受而珠本無留礙余竊
意正宗寥落龍象分散而安復有斯人哉虞
公爲人善巧深入禪觀故特溢美於師以起人

之信心爾非至論也及來秣陵與師諸孫似杞
交求其書而細味焉則洪纖高下靡不含攝而
玄機所奏若涉不思議境然後知師之道弘以
周而虞公之言實可徵不誣也謹按資福大師
廷俊狀師諱水盛字竺源自號無住翁饒之樂
平人姓范氏父某母徐師生時有祥光照室及
成童以嬉戲爲佛事年十七去依羅山院僧常
公常使從儒者學而師每習禪定且針指出血
書金剛經常呵之師云學儒可敵死生邪常云

汝黃口小兒爾姑注意於儒他時入道何晚也
師弗知答旣受度謁月庭忠公於蔣山時孤舟
濟公爲第一座以皖山誨蒙山者誨之師撫几
云吾已見二老矣乃端坐一室以三百六十骨
節八萬四千毫竅及河山大地咸攝入一念始
覺變易繼凝定雙瞳與念爲一汗從背流亦不
知所楚後四三日見色聞聲漸撼搖不動師自
信法決可證因取所攜書帙以火焚之且發願
云吾此生不能作佛當入無間獄也旁觀者爲

之吐舌俄過匡廬止東林聞有僧所見不異雲門師往卽焉僧以無誠心讓之師復奮云今夕必就蒲茵上死爾卽正襟趺坐加精進力如一人臨萬人之敵如操舟上湍悍之灘不遑他接夜參半至極切孤危之際捐命一躍不覺如出荆棘之叢所履之地忽爾平沉而秋空素月連娟獨照返觀自身湛湛澄澄唯一念之不忘爾師猶以墜於斷滅益進脩弗懈或靜或動未嘗間斷洎歸羅山方全體頓現如器斲之解十方

世界舉皆現前叅以諸祖莽證如鏡照鏡坦然明白師自以爲開悟及掌藏鑰東林偶閱妙喜明心見性非桑門事之辭又復致疑不能釋者數日或謂云法離唇吻道紀言詮子何太滯也於是胸中又蕩然如洗然不敢謂已至也越五載重會濟公于蔣山濟云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摩葬熊耳後隻履西歸果神通耶抑法如是也師云此形神俱妙而已濟云不然也子他日當自知之師復往無爲見無能

教公以濟所舉之言質之無能云爲汝弗解故也師忽太省盡脫去玄妙知解歷觀從前所悟如通宵一夢夢時非無及至覺後絕無所得矣無能撫其背而記之云爾後當大弘吾宗也師辭去東游四明天童已而歸息浮梁之鳳游山海印如公方長薦福請師分坐說法久之往隱于南巢巢民柳氏割山地建蘭若以棲師地當五峯之下舊有龍潭五所聞師至悉乘風雷徙去識者謂聖人來居故物恠潛遁云天曆已已

達官以聘起師主西湖之妙果師弘闡宗旨震撼四方學徒全集至有不遠萬里而來者郡守劉公迪成將齊公璋常虛已求道時已行役僧之令師堅欲引去劉公屬縣大夫將免科繇以款之未幾返南巢故隱而嚮慕者愈衆藩宣讓王累遣使者致師師以老病固辭淮西廉訪使幹公王倫從監察御史常公道夫本極趨仰時移書牘以辨鍊玄乘鄉先正集賢學士傅公立月灣先生吳公存與師爲世外交甚薦月灣至

有晚始聞道之笑至正丁亥夏四月二十四日
黎明召四衆戒之且云世尊有言我今背痛
將入涅槃吾其時矣侍僧捧紙求偈師呵云何
以偈爲強之乃引紙膝上書已端坐而逝初師
預建墓塔於諸峰之下是夜有光如匹練自天
際下燭交相通貫未幾散布五峰之頂復合於
塔中彌三夕乃止巢之居民凡數十里聚觀駭
異之弟子德弘慧月慧觀等以是月二十六日
奉前身瘞焉世壽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三聞

師之歿緇素無不哀慟而兩淮之人尤切不啻
喪其父母師之道浹洽於人者蓋可知矣師常
勵學徒云凡剃髮染衣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
相應以正悟之境靈靈自照歲久月深具大無
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不被生
死陰魔所感此師生平之實證實悟者故亦用
是以誨人也師制行峻絕有壁立萬仞之意每
垂三關語以示人多有不契其機者廣信祝蕃
遠嘗云番陽竺源吳中斷崖其人類孤峰懸巖

可仰望而不可攀躋人稱之爲實錄嗚呼大鑑之道分爲五家而臨濟之宗爲最盛臨濟之傳雖曰豐熾光大覃及東南至五祖演爲尤盛今以其世次觀之則自開福寧月菴果老衲證月林觀竹巖印直翁圓無能教至師始八葉耳宜其傳授分明印悟真切有非耳剽目掇者之可同哉余也不敏似杞致慧月之辭來求塔上之銘其請至六七而不勸予故特舉虞公之言于前而歷著師之悟驗于後使小罔末智未得謂

得者覩之庶幾有所懲創矣乎銘曰

道大如天地無物可包羅我以一心攝不見有餘欠自非堅固力沒身以爲期超出河沙界未易得之者皇皇無住翁誓成無上學一念弗轉移似倚須彌山兩曜互遷代風霆時激射乃至於世間山川及草木胎卵濕化等無日不現前無見亦無聞無無亦皆喪如是歲月深真體忽頓露有若摩尼珠閃映無定色光光皆涉入永無留礙者持之出住世蔚爲人天師吐辭鴻鍾

身
吼非宮亦非商間有無耳人聽之三日聾何況
示關要險絕在天半萬仞亦見底卽墜卽糜爛
衆生所倚藉冥衢日月燈睽彼毒龍衆獰惡可
怖駭亦知所敬畏夜隨風雨逝莊嚴清淨域恐
以腥穢故神光起天末如匹練下垂照燭宰堵
波散入五峯頂我示涅槃相上玄降祥應以表
無量法諸天悉護持大風有止時此法無盡藏
爰假世間文留鎮于下土

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塔銘

少林氏之道士傳至慧照大師而別爲一宗設
三玄門演暢宗乘權實兼行照用雙至四方從
者雷動海湧逮乎宗季其道寢微惠朗欽公起
而任之豎大法幢屹然爲東南之標準廣濟妙
公親承法印據獅子巖建立死關鮮有升其門
者唯智覺本公深造闡奧以大辨才通博無礙
慈澤普滋徧一切處其入室弟子以十數計若
今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則其一人
也師諱元長字無明一號千巖越之蕭山縣許

賢鄉人族姓董氏世以書詩爲業父諱九鼎母何氏晚而生師欲棄之嫂謝氏鞠以爲子七歲卽就外傳諸書經目輒成誦出入蹈矩循鑿有若成人其父喜曰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師之諸父曇芳學佛於富陽法門院欲乞師爲嗣謝氏不從未幾師遭疾甚革謝氏禱于觀音大士曰佛幸我慈俾此兒弗死令服灑掃役終身禱已師汗下而愈遂使從芳游時師年始十七益求良師摩切九流百氏之言已而曰此非出

世法也復從授經師學法華經至藥王品問曰藥王旣然二臂曷爲復現本身耶授經師異之年十九薙髮受具戒走武林習律於靈芝寺律師問曰八法往來片無垂角何謂也師曰胡不問第九法乎律師曰問律而答以禪真大乘法器也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入本公亦在座遙見師卽呼謂曰汝日用何如師曰唯念佛爾公曰佛今何在師方擬議公厲聲叱之師遂胡跪作禮求示法要公以狗子無佛性之語授之

繼往縛禪靈隱山中雪庭傳公召師掌內記師
下筆成章五采交粲見者嘆服俄棄歸法門隨
順世緣殆將十載一旦忽喟然曰生平氣志充
塞乾坤乃今作甕裏醢雞耶復造靈隱跣趺危
坐脅不沾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鵲聲有省
見本公具陳悟因公復斥之師憤然來歸夜將
寂忽鼠翻食猫之器墮地有聲恍然開悟覺身
躍起數丈如蟬蛻汙濁之中浮游玄間上天下
地一時清朗披衣待旦復往質於公公問曰道

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猫飯公曰未也師曰飯
器破矣公曰破後云何師曰築碎方甕公乃微
笑祝師曰汝宜善自護持
遯巖穴時節若至
其理自彰師旣受付囑乃隱天龍之東庵耽悅
禪味不與外緣有二蛇日來環遶座下師爲說
三皈五戒蛇矯首低昂作拜勢而去師自是聲
光日顯笑隱訥公方主中竺法席力薦起之江
浙行省丞相脫歡公時領宣政院事亦遣使迫
師出世師皆不聽居亡何諸名山爭相勸請師

度不爲時所容與弟子希昇杖錫踰濤江而東
至身傷之伏龍山見山形如青蓮花乃卓錫巖
際誓曰山若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
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實泰定丁卯冬十月也
初伏龍山有禪寺號聖壽其廢已久當師入山
時鄉民咸夢有異僧來遂相率登屨顏披蒙幕
以訪焉見師晏坐不動各持食飲之物獻之邑
大姓樓君如浚樓君一得各爲伐木構精廬以
安師尋因舊號建大伽藍重樓傑閣端門廣街

輝映林谷內而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
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留仇莫不奔走臚拜咨決
心學留者恒數百人至有求道之切斷臂師前
以見志者師各隨其根性而爲說法譬如一雨
所施小大根莖悉獲沾潤王公大臣嚮師之道
如仰日月名傾朝廷三遣重臣降名香以寵嘉
之江淮雄藩名宣讓王則下令加護其教若鎮
南王則親書寺額賜僧伽黎衣及普應妙智辨
禪師之號帝都亦再降旨俾勢家無有所侵陵

仍更號曰佛慧圓鑒大元普濟大禪師資政院
又爲啟于東朝命朝臣製令號并金欄法衣以
賜焉至正丁酉夏六月十四日師示微疾索浴
更衣會衆書偈云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
天正法眼滅遂投筆而逝春秋七十四夏五十
六是日午時其弟子德亨德馨等用陶器函蓋
奉全身瘞于青松菴悲慟■戀聲撼崑壑太師
中書右丞相脫脫公建大壽元忠國寺爲皇太
子祝釐之地欲奏起師爲住持適有自江南來

者言師示寂乃止師踈眉秀目豐頤美髯才思
英發超越醜夷頃刻千偈包含無量妙義得其
片言皆珍襲寶護惟謹語錄若干卷和智覺擬
寒山詩若干首皆刻梓行于叢林世之論者謂
師踐履真實談辨迅利或無愧於智覺云濂初
往伏龍山見師師吐言如奔雷時濂方尚氣頗
欲屈之相與詰難數千言不契而退越二年又
往見焉師問曰聞君閱盡大藏教有諸濂曰然
曰君耳閱乎抑目觀也曰亦目觀爾曰使目之

能觀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
自時厥後知師之道超出有無實非凡情之可
窺測因締爲方外之交垂三十年其激揚義諦
往來尺牘之在篋衍者墨尚濕也雖纏於世相
不能有所證入而相知最深銘非濂爲而孰宜
爲之銘曰

天目崑崙中設死關豈無來者望門而還言言
智覺仗劍深入師子長號百獸咸蟄伊誰嗣之
惟千崑師彼碩者鼠爰契我機一錫行雲遯藏

空谷明珠自護不受人觸世雖不聞靈苑先知
矯首聽法爲說三歸我將辭名文彩或露足踏
飛濤一夕東度龍峯鬱環如青蓮花我棲其間
指樹爲家兆之所形孰曰無象有來煠煠且饁
且餉化被草莽爲梵王宮金銀琉璃絢爛太空
四方風動無不稽首師我檀度願垂攝受羣聳
正酣晝夜沉冥法音方震萬耳皆驚璨璨珠璣
噴落人世神鬼莫窺天龍交衛有寵自天錫予
便蕃金衣寶薰耀於祇園外護之嚴罔敢于令

先身源才亥集
慧照之宗於斯爲盛乘化而逝人天慕哀妙相
如如初無去來旣無去來何有增減太史勒銘
以昭玄範

表辭

諸暨孝婦楊方石表辭

嗚呼是惟孝婦方氏之墓夫孝未易稱余獨歸
之孝婦而不斲者將以媿爲人婦之不孝者也
孝婦姓方氏諱迎越之暨陽人生二十七年歸
同里楊君敬敬有母何氏孝婦左右就養唯恐
違其志何病腑道澁不能親御偃溷孝婦浸之
湯盆中以指探出之積歲之久手文皆龜裂而
孝婦未嘗有倦色昔人有爲親浣廁禴者史臣

尚以爲難載之于策矧孝婦之事尤人所難者
耶人之所難者且若是則孝婦其他之行弗問
而可知也嗚呼是尚不得爲孝婦矣乎使如此
而不得爲孝則夫勃谿而不恭者乃足爲孝乎
予自成童時讀劉向所傳古孝婦事以爲斯世
何爲無此人心雖未敢必其無然歷三十餘年
卒不能一逢嗚呼余豈意今於暨陽乃見之也
暨陽距予金華僅二百里予昔嘗兩至其處而
不知有孝婦至今始得知之嗚呼予又意世之

如孝婦者夫豈少哉特以不遇於君子故湮草
萊而人弗聞之爾其弗聞者予固無如之何其
幸而得聞者可不大書揭之崇阡以愧人婦之
不孝者耶非惟愧人婦也抑將愧人子也孝婦
性儉慈頗知讀書嘗粥田教子父德載母張皆
宦族年六十一生二子恆慧其卒以至正二年
九月五日其葬於馬鞍山以三年十二月廿二
日云

志

故檢校孔君權厝志

故奉議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孔公
諱瀛字世表宣聖五十三世孫初家曲阜四十
七世曰傳始遷衢故事孔子之後得補文學椽
公年二十有司以名上署昌國州學正教授岳
州湖北廉訪使者辟爲書吏除江浙等處儒學
副提舉階將仕郎公乘馬出道逢宣政使騶從
甚都公直前不避使使人讓之公曰我真聖人

之裔官乃偽浮屠豈應相避邪政成以入廣例
陞尹海陽改沅江二邑民安之湖南亂公供億
軍中朝廷錄其勞授以今官尋以使事入蜀議
連兵殄寇至蜀蜀亂公間關巴峽間久之復經
雲夢汎洞庭回鄂鄂又亂妻張子思樵溺死

散盡唯繼室高昌氏及釁下兩丁嫗存公度
鄂不可居航彭蠡直趨豫章尋自豫章下九江
九江又亂百具咸沒公被垢衣俵俵走持孔氏
南北譜唯恐失之見者或曰迂人哉或曰此知

本者也公一弗顧轉徙來金陵依富川族孫克
仁居居會高昌氏生子頗于泉下奈之何不哀
乎濂聞公死哭之慟克仁請志其事因披淚以
書其略若公羣行之詳則有俟於撰銘文者

牙身渡去亥集

左

卷之四